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二十九

石刻文字一百五

印章

錢唐倪濤撰

方寸銕志

吳門朱珪氏師濮陽吳睿夫、一篆習既久盡悟石鼓

嶧山碑之法因喜為人刻印遇茅山張外史外史錫之

名方寸銕持以過錢唐訪余於吳山次舍求一言白其

所謂方寸鍊者余笑曰子方以鍊石心取乘於世而子又欲乘吾之乘乎雖然古之豪傑脩己治人者必自方寸鍊始黃金白玉可磨也子以是鍊印諸金銀銅玉犀象使佩之者皆無愧於是鍊外史心印之教行矣吁豈真求工於刻畫無戾夫古制也哉今妄一男子釋蹻起閭巷取封侯印如斗大印咫尺書驅役帶甲百十萬如金翅鸑逐百鳥無一敢後者金斗之權重矣哉吾不知果能為天子剪狂寇佐中興為生人開大

平無媿於汝錬否不則徒以苟富貴不至腐尸滅名不
已使得珪方寸錬印斯可以蒙金斗而爵榮名矣珪或
為今將軍刻符印其亦以是告之至正十九年秋七月
八日李牖榜相甲進士今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
舉會稽楊維楨志并書
神斧磨天割紫雲仙跗殞玉發奇芬靈書寶訣開剛卯
不數人間小篆文
書刻輸君總色絲前身想是伏靈芝虎頭食肉元無相

鑄鈕休傳右顧龜
我家金粟道人章瓦欵蟠螭識未央千古典型今復見
佩之何必獸頭囊
鏤玉塗金與錯銀盡將工巧失天真君能獨掃雕蟲技
定品他年合入神
伯盛朱隱君余西郊草堂之高鄰也性孤潔不佞於世
工刻畫及通字說故與交者皆文人韻士予偶得未央
故瓦頭於古泥中伯盛為刻金粟道人私印因驚其篆

晴窓握管儼若思學成變法出愈奇鍊耕代筆猶神錐
用之切玉如切泥孤忠不媿月食詩清便更賦楊花辭
元祐黨碑我所非驢鳴犬吠我所唾雕蟲小技同兒嬉
屠龍妙劄嗟冥為盛乎盛乎知不知南北車書滾滾來
中興定勒磨崖碑大書深刻非子誰豈至正廿年歲次
庚子夏六月初吉天台氏學者元鼎書于白蓮桂子軒

方寸鍊銘

婁東朱珪字伯盛工古籀篆文其於六書之義考之尤

詳嘗以餘力刻印章則為吳中絶藝間游錢唐遇句曲
張外史名之曰方寸鍊鍊以喻其能堅其志操期以進
乎道亦若桑國僑志於鍊研之鍊云雖然科斗書廢已
久必以篆籀為師法漢隸而下不在論能復其古其庶
幾朱君乎朱君與余相遊從嘉其志操之日堅今來予
來玉山中驗朱君之書法益有進是猶張旭悟公孫大
娘之舞劒器也見其刻玉石如切泥則又若漆園氏誇
庖丁解牛而得肯綮也張得於舞劒庖丁得於解牛吾

猗方寸鐃媲昆吾刀游刃發硎妙契縱操六書奧旨採
贖損勞史籀秦斯作則孔昭翔鸞翥翥鳳騰龍驚蛟為印
為章奎壁麗霄文苑藝林世賴榮褒我頌匪私永言勿
祧至正庚子八月十又八日淮海秦約造

方寸鐃詩奉美伯盛有道隴右邽經上
朱珪手持方寸鐃撫印能工漢篆文并剪分江龍噴月
昆刀切玉鳳窺雲他年金馬須承詔此日雕蟲試策勳
老我八分方漫寫詩成亦足張吾軍至正八月辛丑朔

平湖草堂中寫西夏朱仲義

朱生心似銕篆刻藝彌精應手多盤折纖毫不重輕么麼形獨辨蟠圖勢初呈漢印規模得秦碑出入明風流金石在潤色簡書并餘功庖丁解風斤郢匠成達觀應自我賞會足平生趣刻無多訝因君託姓名錢唐陳世昌

袖裏昆吾一寸銕江南碑碣萬家文王符金印雲臺將大篆煩君為勒勳雲間陸居仁

十年兵興偏天下名山大澤罹野火野火盡燒秦漢碑
咸陽兒哭無人打故人吳睿業篆隸好古乃有如珪者
妙刻金粟道人章尤精白描桃花馬金印徒聞如斗大
零落當時建章瓦君不見黃鶴仙伏靈芝北海文章長
高價武夷山樵者錢惟善題於海嘯軒
館閣諸公無不喜用名印雖草廬吳公所尚質樸亦所
不免惟揭文安公絶不用其制吾竹房論著甚詳然其
所用人多不合作趙文敏有一印文曰水精宮道人在

京與李息斯表子方同坐適用此印表曰水精宮道人
政可對瑪瑙寺行者闔座絶倒蓋息斯元居慶壽寺也
鮮于郎中一印曰鮮于伯幾文吾子行曰可對尉遲敬
德鞭滑稽大畧相同子行嘗作一小印曰好嬉子蓋吳
中方言一日魏國夫人作馬圖至子行處子行為題詩
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先生倒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
客莫曉他日文敏見之罵曰箇瞎子他道倒好嬉子耳
太平盛時文人滑稽如此情懷可見今不可得矣余坐

主張先生仲舉在杭一印曰平皋鶴叟蓋用杭州三山名臨平皋亭黃鶴也古人亦有如此者如雲煙過眼錄載姜白石印文鷹揚周郊鳳儀虞廷蓋以姓字作隱語辛稼軒印曰六十一上人又以破其姓文米元章書史言劉巨濟符符字亦好奇可耳雲門山樵張紳書於朱伯盛印譜後

夏溥學古編序 諸文著不涉印 不錄

余在杭識吾先生時年二十有七先生住生花坊一小

樓樓上下分業弟子先生不下樓高弟子番下樓授書
客至樓童輒止不使登通為誰於先生先生使登乃登
客初余得通而登先生起臨梯余仰見之則大聲曰此
樓不易登也先生即曰此客不易得也先生座有婺人
潘昧問余從越中來有所作乎余舉來見先生詩大喜
余緑雲如聽晚簫吹之句因示余簫并兩鐵如意一舊
者頗拙重一新者先生特以為佳東壁上數本皆秦漢
碑壁下一漆几上皆漢唐官私印先生以三紙列印

几上者為遺令尚書後余數來登樓童不止也先生每
語余篆書事大抵皆今三十五舉中語然余候先生好
情思多求為諸人寫私印見先生即捉新筆書甚快寫
即自喜余夏溥小印先生寫可証也先生姓本吾丘其
私印有竹素書房吾氏子行我最懶放懐真樂飛雲丹
霄此數印串印鼻以小韋帶常在手磨弄之蓋欲和其
四稜令有古意先生眇左目左足跛然其風度纔一言
一笑間皆令人喜雖不言不笑時亦有韵遂變宋末鍾

鼎圖書之緣寸印古篆實自先生倡之真第一手趙吳興又晚效先生法耳徐公珵一日求登先生樓樓童堅止之不得登使通此庶訪使先生聞之從樓上答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耶願明日謁謝見使節後公屬先生以說文校定近吳王一得先生學古編周秦石刻釋音近代名公書評亟刻入板因附書余見先生時以告主一併發先生學古編目序意為序其下鈞臺西夏溥書

吾丘衍三十五舉

十七舉以上俱論篆文已載入書體門之內

十八舉以下俱論摹印已載入金刻門之內

茲不重錄

學古編附錄

洗印法

圖書久為油硃所熾者先於燈盞內浸一宿次日取出蘸香爐內灰用硬樑刷乾洗之若硃未盡更蘸刷以盡為度不損印文而清麗若新凡欲洗刷先當用

繩約定以防其滑此法最良

印油法

香油浸皂角於瓷器內煎過放冷和熟艾成劑次加銀硃以紅為度入絹袋中用瓷玉器盛之數日一翻忌銅錫器若日久油乾復用煎下油滴所盛器內以印色置其上使自沁入不可自上澆下此法不蒸不煉久而益佳與好事者共之

朱翼尊葛氏印譜序

印信不始於秦也周官掌節掌守邦節貨賄用璽節凡通貨賄司市以璽節出入之鄭司農曰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賈公彥謂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蓋其初僅用以通商旅然魯公璽書見左氏春秋傳沿至戰國吏三百石上皆佩之衛宏稱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唯其所好則匪直官印不始於秦也迄於漢夫人得有私印大約刻玉者十一治金者十有九後人易之以石雜以象犀硨磲琥珀水晶之屬好奇者

或以鐘鼎古文施之秦漢之法漸廢官印之體屢糾其文不必盡合乎古其用也止以調遣文書杜姦詗而已不可施于翰墨迨時易代遷即王公將帥所綰之章得其文者或未注視至布衣稽古之士圖書鑒賞一有私記輒摩挲鈎畫以之定往掊之僞真世固有朝廷馭爵之權反有時不及布衣稽古之士足信諸百世而下者私印其一矣然不得其人往往昧六書之義合大小二篆為一易為識者所訕笑其或徒攻乎石藝雖至不能

傳之永久則稽古者又無取焉嗚呼私印之重得其人之難若是此予見葛氏之譜凡攻乎堅者益工深合夫秦漢之法獨有會於心而序之也葛氏名起字振千一字南廬松江華亭人

朱彝尊丁氏印譜序

琱戈鉤帶鼎彝壺尊敦卣罍觚之銘磬鐘窖磬鉦鐸鈁甬之款識巧者或偽為以眩世至古印之傳於今則作偽者意慮所不及為之亦終不似蓋其繁簡相參布置

不泰神存模畫之外斯好古之士尚焉宋則晁克一王
球顏叔夏姜夔王厚之元則吾丘衍趙孟頫各著有譜
錄惜乎志經籍者略而勿道也刑部江西司主事丁君
介祉工繆篆集古小大官私印益以時人所刻其材則
玉五色金三品象之牙犀瑁兕之角磚礫瑪瑙水精琥珀
青田穀下里之石饒建之瓷其紐則有索有豪有瓦有
亭有龜有螭有虎有獸有駝師子辟邪其文有朱有
白有籀有隸悉羅而致之歐陽子稱物常聚於所好不

信然歟今之摹印者不明六書之源至以蟲魚科斗之
文雜之大小篆由其所見者寡宜為有識所譏笑也君
博通六書名其居曰夢篆嗜乎古不遺乎今並垂焉以
為法式觀是譜者既可識古今升降之故而所擇之精
又以信君之善學已

朱彝尊鼈光樓印譜序

竹垞主人謫官居燕荏苒六年厭厥埃之蓬勃而輶馬
之喧闐殘暑退矣秋風泠然思循西山之麓躋乎北山

之巔或告之曰西山之北山之北幽陵之界山鬼所宅子何為入其域乎其嶺巒律其谷崦嵫寒莫寒兮白瀑峻莫峻兮青華半鬬于潭虎嗥于坡奇狸野干青鶴紅鵝豪豬之箭寇雉之罔一夫入山能不懾耶主人於是彷徨彳亍自晦及朔馬釋其銜車棁其軸鄰有許子實夫暨胡君翽羽並過主人出韝光樓印譜泥用丹砂石以花乳泰章漢璽靡法不有主人覩之喜而亡慍笑而至矧而曰我思仙公葛洪有訓古之人入山佩黃神

越章之印其文一百二十其廣四寸去之百步猛獸莫
近吾將以子一卷之書載諸棧車南涉蘆菻北躡軍都
卧以為枕行以為符又何必三皇之文五岳之圖也哉
八月初吉書以為序乃裹糗糧出郭門去

朱翼尊印譜序

印成於秦皇之璽而李斯之壞古而撰八體者別有所
謂摹印蓋喪本已極而於六義一毫無當者也漢或不
拘其數雜古文小篆而為之然惟朝廷之頒於官司者

則制焉其大至寸而其用行於緘封刻之於章者其文陷蓋以規於蠟取諸凸出而隆起以有節故謂之印明顯而大者則謂之章文之繁數而纚纚可觀也謂之璽其文之象形者謂之圖範于筆墨于繩尺也謂之書後之人私識其姓名謂之私印其鐫為齋堂館閣之名而記于圖史書籍者謂之圖書記作者不一其人傳者不一其妙予嘗取而類之其高深者文明者奇古者平傷者精而傑者神而矯者質朴者閑都者疎勁纖綴削直

朱曼尊印冊引

此余為他人所刻印章也無所師授以好此嘗自為之于是有持石來索者又或遂賞以為佳而予不耐也久之亦遂得若干件先大人常訓曰工以伎貴士以技賤夫操刀琢石矻矻然而不休工之賤者也索者不顧其賤而賞者但以為佳然六藝之正刀筆之奇大方小家之辯則是物有存焉其亦猶賢夫已也

陳維崧顧亓山印譜序

蓋聞六書初啟始變蟲魚八法相生未離蝌蚪史游急就實開篆籀之金科許慎說文爰定册書之玉尺莫不音由轉注體係凡將載在蝰奠勒之窅豆此則岐陽獵碣岣嶁殘碑藏之汲冢之中秘在羽陵之內於今為烈自古而然若夫韭花薤葉用識姓名蟠紐龍文尤尊符璽冠軍驃騎史著明稱買得醜奴家鐫私印既以珍同荆璧非同玩比隋珠上自李斯下沿吾衍陸龜蒙小名一錄代有雕鏤趙明誠金石一書人誇楷隸長箋俱在

鐵網珊瑚

古畫辨云郭熙畫於角上有小熙字印趙大年永年則有大年某年筆記永年某年筆記蕭照以媲名作石鼓文書崔順之書姓名於葉下易元吉書於石間王晉卿家藏則有寶繪堂方寸印米元章有米氏翰墨米氏審定真蹟篆印或用圜印作米芾字如蛟形江南李主所藏則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陳簡齋則有無住道人印記蘇武功家則有許國後裔蘇裔國老等印東坡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三十

石刻文字一百六

硯銘

宋蘇易簡文房四譜

漢李尤硯銘

書契既造硯墨乃陳篇籍永垂紀誌功勳

魏王粲硯銘

錢唐倪濤撰

爰初書契以代結繩人察官理庶績誕興世代季末華藻流淫文不為行書不盡心淳樸澆散日以崩沈墨運染翰榮辱是懲念茲在茲唯玄是徵

唐韓愈瘞硯銘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四年悲歡否泰未嘗廢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於褒谷役人劉水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而識之曰　土乎成質陶乎

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且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蘇東坡集

玉堂硯銘

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與可屬籟軾子瞻為之銘曰　坡陁彌漫天濶海淺巨源之硯淋漓蕩滃神没鬼出與可之筆爛南山之松為煤無餘涸陵陽之水維以濡之

鼎硯銘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旸蟲閒羿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債裂東南圮黝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為此昔未始戲名其臀加紀詭

王平甫硯銘

玉德金聲而寓於斯中和所熏不水而滋正直所永不寒而漸平甫之硯而軾銘之

鄧公硯銘

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於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矣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端硯銘

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一噓而泫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甫龍尾硯銘

澀不留筆滑不拒墨仆膚而穀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
足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孔毅甫鳳咮石硯銘

昔余得之鳳凰山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劒浦之上黯
黮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水之有泉
此其大凡也為然為不然也雖胡越同名猶可不然
徒與此石谿而産何異於九鵬而一鸛

鳳咮硯銘

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咪有石蒼黑緻如
玉熙寧中太原王顧以為硯余名之曰鳳咪然其產不
富或以黯黮灘石為之狀雖酷類而多拒墨時方為易傳
銘曰　陶土塗鑿山石玄之蠹穎之賊滋清泉閟重谷
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太息招伏羲
揖西伯發祕藏與有力非相待為誰出

鳳咪硯銘

帝規武夷作茶園山為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

玉乳金沙發靈寶殘璋絲斷壁澤而黝治為書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無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咪坐令龍尾羞牛後

米襪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禦探奇發瑰攘於彭蠡斲鐘取追有米楚狂惟盜之隱因山作硯其詞如左

補硯銘

龍尾補硯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外戚劉

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臣宗孟且
銘之曰　黝歙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穀理金聲而玉
質也雲蒸霧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

丹石硯銘

唐林父遺予丹石硯粲然如芙蕖之出水殺墨而宜筆
盡硯之美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而余
蓋知之銘曰　彤池紫淵出日所浴蒸為赤霓以貫暘
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壁水環復耕於中州

藝我玄粟投種則獲不炊而熟

王仲儀硯銘

汲鄭釜閒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實小任重施易何常明掊所共

端硯石銘

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為煤孤竹為筆蓬麻效紙仰泉致滴斬几信鉤以全吾直

端硯銘

與墨為入玉靈之食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黃魯直銅雀硯銘

漳濱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真隔人亡臺廢得反天宅遇發丘隴復為麟蹂獲鼠累然黃子玄豈尚白天實命我使興其蹟

程公密子石硯銘

公密躬自采石嵓下獲黃卵剖之得紫硯銘曰　孰形

無情石亦卵生黃胞白絡以字黝穎凡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龍尾石月硯銘

萋萋兮霧穀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也哉生明而運墨者旁死魄忽玄雲之霧觀玉兎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其如在耿此月之不沒

蠻硯銘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

以此書獄常思生

迨硯銘

有盡石無已求生陰壑悶重湫得之艱豈輕投旌苔學畀長頭

卵硯銘

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壁與居士同出入更險夷無燥濕今何者獨先逸

唐陸魯望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實實相予為散人出叢書

周文炳歙硯銘

以汝為硯璽肖而歙質以汝為歙硯剖而腹實飲西江之水吾以汝礪齒騁懸河之辯其以爾借面不即不離孰曰非道人之應器

王定國硯銘二首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礪劒我以試墨劒止一

夫敵墨以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納之聖賢之域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似是黑雲浮空漫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出洮濱至中國棄於劒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故人王顧有自然端硯之成於片石上稍稍

加磨治而已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真寶石也而其德則正其形天合其於人也豈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天石硯銘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穀竹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為戲得異石如魚膚温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軾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

寶而用之且為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于德
或全于形均是二者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
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
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治過其匣雖
不工先君手刻其授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
易也

黃山谷集

研銘三首

其堅也可以當謗者之燦金其重也可以壓險者之累
卯其温也可以銷非意之横逆其行也可以行立心之
直方如是則硯為予師亦為余友善誘在前良規在後
精則入神勤則見功堅如是重如是乃能時中固窮在
道涉世在遥

制作淳古可使巧者拙奏節性質温潤可使躁者靜
戾者聽觀棐几而見研忘其一室之懸磬

温而栗重不泄不為砥礪供翰墨守不假人永終吉

楊大年硯銘

公無恙時於此翰墨其作也萬物受澤其不作也韋公動色至於破塵出經萬物昭明人言楊公不如石之壽我謂石朽而公不朽

周元翁研銘

剡其中以有容實其踵以自重綈衣漆室盥濯致用風櫺垢面蛛網錯綜游於物之儻然吾與爾同夢

晁以道研銘

惟矩也有隅惟深也有淵策勳於六書惟重也不反不側惟温也文明之澤君子以燕德石在臨洮其所從來遠矣毀璞而求之成圓器者鮮矣藏器待時勿亟勿遲毋祇毋墜毋盜之誨

任叔儉研銘

縝栗密緻其宜墨而不敗筆也叩之堅爾手之所及如雲生磓其有玉德也龍蟄而不二美其質也生石之淵中

正告之蠻溪蛾眉之別也得而器之任廣叔儉丹稜之
傑也相而銘之山谷老子豫章之枿也

任從簡鏡研銘

瀘川之桂林有石黝黑瀘川人不能有而富義有之以
為硯則宜筆而受墨任君從簡之硯面為鏡而背三足
形駭天下若山林不若而不得訪諸禹也松煤注之若
玄雲過睨月而竚也筆疋脊疏其上則吾宮中之兎也握
筆之指爬沙若蛙欲食月不能而又吐也

鮮自源研銘

刻心以為地寬而不吝時墨以為豬以為日新其寬也以道担担其日新也用而不癉

歐陽元老硯銘

其堅也似立義不易其潤也似飲人以德叩之鏗然如玉如金歐陽元老筆磨同音

王子與研銘

温潤而澤故不敗筆縝密似栗故不涸墨明窓淨几宴

坐以終日觀其形懷文而抱質

檀敦禮硯銘

用為砧不可以調杵擣衣用為鼓不可以退盜搴旗用為鏡不可以鑒美惡用為敦不可以御賓客檀公三十六策戒匠鑿石刓其四封以為管城之國旁陳玉斗挹水以和墨時渴而飲之給出不竭礪筆礲墨宜曰書紙涪翁勒銘有告無止

王子飛硯銘

厚而靜似仁剛而温似德不反不側似宜翰墨

鄭次相硯銘

韜兮虛其心籠古而絡今惟子翰墨林担兮實其踵不
震不竦其承不愛角浪法不暇其温圓以行世不規
其盆

李伯牖女子硯銘

既非斗渚望夫之石又非上虞幼婦之碑琢為海岱節
婦之硯堅潤而含風澗其以付伯牖之孤女他日或能

衛夫人之筆札曹大家之文詞

都穆金雍琳琅

謝子喬硯銘

謝子喬端溪硯刻有聯句與脩撰吳原博戶部邵文敬侍講李賓之脩撰吳汝賢刑部馬佩之并子喬六人石邑秀而雅與詩皆奇物藏余齋中遥遥古端溪（寬）石邑秀而雅崎釜出當坑（珪）清冽帶端瀉方疑象坤輿（東陽）堅白籍歐治（希賢）巧增蒼頡踊（遷）怒避嬴秦赭材鈍費礲磨（寬）功名

穎揮洒奇文悶幽玄珪純質辭幻假噓水得餘潤陽東抑
火防大擒活眼動鸛鵠遷深淵産龍馬寬金聲一振之
玉韞誰價者希賢比德坡有銘蘭分封管同社鎮靜壽宜
爾珪文章用疇舍心於崩麥慕陽東風旨包公下遷鳳囿
愧殘璋珪雀臺悲斷瓦遭汚轉光彩陽東藏真非土宜霑
霔凝片雲遷流落起荒野沿鑒傷至完寬矩合憐絶寡
希賢龍蛇恍旗影遷玉石脫仙脅鐵穿彼緹縈蘭珍玩方
在把東陽

龍尾石

國史硯龍尾深坑石也温潤縝密金星燦然斲削甚工而饒古意保大中李少微所造家君攜入史館邀僚友銘之家君先成云硯之斲自南唐令隨余升玉堂作一經繼素王亂賊懼幽潛彰與日月爭輝光諸公知有所諷也相視閣筆不復繼作

劉氏硯銘 載秦少游文集

漢之精石之靈紫雲氣函明星為賴窟作兩硎永寶用

琢斯銘

穎師硯銘

穎師十二歲能書為東坡大滌二公所稱他時豈易量哉余以紫石硯贈銘其下曰三生懷素法穎上人特於此處轉大法輪

韓氏陶硯銘 虞伯生為潘憲臣作

大陶軒轅范何弘搏丹合土水火并隤然凝質幾天成重厚密澤堅方平發揮文章著光晶磨涅千歲無毀傾

潘甫愛之如奉盈有虞尚陶爰勒銘

洮硯銘

雲中一洮中化玄玉膚理縝潤色正緑保而用之吳郡陸

韓克莊硯銘

毓德深泓達材清泠磨礲圭角浸潤光精至溥之澤至華之英作為文章以頌治平

歙硯銘

金石為心視此寶此

宋汪藻為熊叔雅硯銘

禹鑿餘韜華嵐安得文虹貫巖斷為硯攜北南毛楮陳其友三出瓌辭與古參

董天任硯銘

圓其中蒼壁橢宗其前初月破滋如炙輾為曜仙靈寶唾

宋陸游金崖硯銘

我游三峽得硯南浦西窮梁益東掠吳楚揮洒淋漓鬼
神風雨百世寶之莫予敢侮

延平硯銘

延平雙龍去無迹收斂光氣鍾之石聲如浮磬色蒼璧
予之日衰愧匪敵

蠻溪硯銘

斯石也出於漢嘉之蠻溪蓋夷人佩刀之礪也琢於山
陰之鏡湖則放翁筆墨之瑞也質如玉文如穀則黝龍

尾之羣從而潛韞玉之季仲也

鮑子壽紫石端硯銘

五嶺之南瘴雨蠻煙端溪佳哉紫雲摩天其下為石金聲玉質貯水如淵運墨如漆萬里南来際遇公台中道舍旃流落塵埃石眼閃人盲夫莫識知我者希珍哉斯石

程黟生玄波石銘

海水怒立高崢嶸天風下吹夜凍凝千載化石敲玖瓊

鮫人竊售來東瀛彩雲紛披元氣蒸噴沫尚帶蛟龍腥凝含珠光蘊玉英勢若千仞不可陵宋侯起拜斗相驚鄭君愛之如弟兄歲在鶉首月實瓶誰作銘者黟南生

程篁墩玉硯銘

水蒼之璧來吳門空中秀外栗且温得之者誰趙孟孫有容圖之世寶存

方鸛鴝端溪紫硯銘

紫英内潛其色之揚素秉外著其形之方鳥跡未泯有

開厥祥心胸之利儒道之昌

莫職方得晁无咎墓中硯西涯銘

名以文致死殉以器後三百年誰發其祕惟名與器神不輕畀茲幸在予吾以子為試

柳舍人硯銘

堪輿肇判沙水交洎後千萬年結為玄玉視其質黯爾而光叩其聲詘然而足琢以成器必藉乎昆吾之刀寶而傳家不毀於季孫之櫝補天五色得非女媧氏之所

遺乎却千年當與中書君而並録也

鑿深為池脩凸為月湛玄雲之陰開頼兎之窟人間天上見此二絶瓶泉日注毋使我池竭池竭尚可毋使我月缺拾華桂魄千載不没

銅雀硯銘

昔為瓦藏歌女貯舞馬今為硯脩圖史承鉛槧嗚呼其為瓦也不知其為硯也然則千百年之後委擲零落又安知其不復為瓦也蓋雄豪武人不得而有之子墨客

礧而瑩之出其璞也則以為明之半生墾而傳之含其垢也則以為晦之半死死與生交爭於其所也其孰綱維乎此

方硯銘

汝之量足以茹垢納汙而不攖於慳也汝之守足以砥廉峻隅而不刓於頑也蓋既恥且惠可否之間也

方圓硯銘

惡方喜圓常物之情喜方惡圓幽人之貞皆物我之相

黃太史金星石硯銘 為蒲光祿作

金星之精曰長庚化而為石晶以焚滋爾芳潤藝日興子孫寶用逾瑶璚億萬斯年貽厥馨

黎瑶石室瓦硯銘

斗魁之陽渾沌鑿素綆下探赤水涸黝質膩肌擬銅雀碧鈆玄英露鉏鍔窮搜遠討事墳索提攜石渠志無作

蟾硯銘

方孕玉圓蘊珠截龍尾剖鳳咮利挾翰宜操觚奮墨采

升天衢

鄭鶴舒紫玉硯銘

端溪之石上覆紫雲天精靈氣地闡奇珍温然之質絢然之文於以琢硯勿事淫巧庶而不劇光而不耀藝林是寶以發墨妙

小壺硯銘

曲肱浮雲樂也壺天靜觀衆妙玄之又玄孰云其鈍可以延年

牛硯銘

硯以利用牛以服耕其力不息百室以盈其心不斁大業以成農夫厚生君子垂名制器尚象因物致情人之為靈而獨不如斯牲乎

宋文天祥篆玉帶硯銘

紫之衣兮緜緜玉之帶兮卷卷中之藏兮淵淵外之澤兮

今日宣鳴呼礴爾心之堅兮壽吾文之傳兮

湛甘泉為李少芬硯銘

方其外以象地蓋有取於
仁方圓渾合仁立義見是為少芬李子之硯

鄺子乾畠石硯銘

蓬島之淵鬱積神氣石生波激金精玉粹歲月悠久靈
仙珍祕津人沒深探珠龍睡忽出人間牧守吾致良工
雕琢制象古意白水蒸雲揮毫展思文苑登庸誕揚嘉
懿

玉堂端硯古銘

琢山骨惟端溪星哲哲雲襲之懸絶壁下斗池

孔方平歙硯銘

黝而泓縝以滋廣離騷補正詩

銅雀硯銘 并序

客有遊河朔者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為硯甚堅而澤歸以遺余為之銘曰土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埏得火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遷石質金聲水火則然臺毀棟摧誰使獨全披榛得之如見

古人來為吾硯明窓細氈老尚著書撫之長嘆用捨有時一愚一賢

張南軒硯璞銘

靡飾於外含章在中以時發揮翰墨之功君子觀象於以畜德韜其光芒惟貞靡忒

宋濂婺溪石硯銘

歙之有硯自開元中棄礪始礪獵師也因逐獸發之後為南唐元宗所賞愛遂與端石齊名其石在長城里之

端硯銘

世以眼多而汝無此人其貴人所不寶然每晨夕濯之

夢硯齋硯銘

齋中有十餘硯皆殘闕下質人所不寶然每晨夕濯之綽然有幽思焉今年六月九日與孔章煎坐有售贗磯島石硯者余方被酒頭岑然不能仰視而雷雨滿天睹之不覺爽豁因憶楊伯海言島在登萊海中其石一名雪浪得之甚艱伯海上蓬萊觀海市流覽秦皇田橫

遺迹而還囊歸一石手製為硯今以此石驗之果然哉
遂與孔章袁軒中所有為銘孔章文雅好事他日積硯
如林庶得此談之乎

端石鳳山硯銘

昔人宦越載此而還李子躬藝親磨以刊上形如鳳下
糾山字曾將進御中置而棄後歸盛氏軒中之賓庶弼
皇猷騰譽千齡

金星歙大硯銘

秀野齋名伊誰所題青城山人其迹已非昔為茲親書
經永用爰有斯銘恒河土潤

端石方硯銘

端孰為奇紫澗無聲伊誰茲石實亞其精歸自東山獲
於南市從茲碁墅墨卿永麗

歙石鼎硯銘

圓如鼎兮黑如漆扣之有聲維質維石內亦有實維墨汁
脩綏皇猷萬方食

石之獲自鏡工硯之鑒始盛公歲在猴年時夏終嗣人
用之亢吾宗

斗硯銘

貯天漿鴻雲液千萬年永無極

硯銘

嶺表黎惟敬為職方以此硯貽予貯在城山已久隆慶
戊辰轉贈單居士并為銘曰劚藥歸來天風在襟有時
遣興需此徵吟

太極古硯銘

混沌初出紫玉成圜象以太極萬理具涵君子敷文藏
斂見堪於千萬年永譽此刊

硯銘

永嘉周山人家藏小貢硯攜遊四方間秣林大成山樵
盛時泰見之為銘於下囊無金篋有吟登山臨水相以
琴永資石硯為賞心乎秋令名起自今後世見之翰墨林

大城山夢硯銘

昌國公諸孫張燦以石貽余製為硯因銘之曰漢宮中
龍尾坑形模似歲月更盛時泰為作銘隆慶猴馭巳秋
侍丹陛翰墨新伊萬祀其永興

石澗書隱硯銘

隆慶壬申十月五日余獲贛溪石於靈英坊之市因其
成璞刊而為硯是日適有寄余趙文敏公遺刻者愛其
句字雄秀遂書其旁并為銘於其下庶作他年山齋故
事矣乎雲居寺前澗水長旁有田舍草木藏讀書其中

樂未央沛為霖雨行四方天子萬載垂衣裳蒲簸粉米成文章吁嗟乎蒲簸粉米成文章

鼉磯島石硯銘

海中石潤且理痕帶潮影含水墨若湧頴如飛著之賦陟崔嵬

錦文端小硯銘為謝伯生造

瑩含璚質燦章錦章敷文為肖發藻久藏舍是弗屋登於玉堂謝氏用之百世其芳

可容齋硯銘為王謙父製

一室孔甲所珍着義叢此古今皇家是翼

古舜庸硯銘十二月一十三日

梅花茶屋雪滿槧几獨注太玄賴茲泓水

卯日硯銘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玄之又玄是謂龔明　水者道基

含吐以滋朱為表衛懷德俟時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三十

八月九日屢頓首忽中秋但有遠懷便微冷恒何如比殊不能佳惟勿得慰抱念及不多司馬屢頓首

東晉明帝康帝哀帝簡文帝孝王武帝書皆模書故不復釋

宋明帝

鄭修容有兄喪令成服汝可令汝內人知之再報休祐休範二家內人知也或報

齊高帝

知汝殊愁且得還為佳也冠軍鬱暢釋當不得極蹤可恨吾病來不辨行動潛不可耳終年纏此當治何理耶且方有諸分張不知此去復得一會不講竟不竟可恨汝還當思更就理一昨遊悉誰同故數往虎邱不此甚蕭索祖希時面因行藥欲數處看過還復共集散耳不見奴粗悉書云見左軍彌數論聽故也今欲歸復何適報之遣不知總散佳並侍郎耶言別事有及過謝憂勤二月八日復得鄱陽等多時不耳為慰如何平安等人

魏鍾繇

吳皇象

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古君子即戒

缺

身昭其果毅尚其桓桓師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泰一五將三門地

臣象言頑闇容薄加以年老凡百垂穢無所中宜特蒙哀傷殊異之遇安感騎乘之懽遊息之燕淳和足使忘軀命榮觀足以光心膂延望翹翹念在効報而缺走垂

無所使治度意

王導

省示具卿辛酸之至吾甚憂勞卿此事亦不暫忘然書足下所欲致身處尚在穀中王制正自欲不得許卿當如何導已天明往

導白改朔情增傷感濕蒸自何如頗小覺損不帖有應不懸耿連哀勞滿悶不具王導

王敦

敦頓首頓首蜡節忽過歲暮感悼傷悲今邑想自如比
苦腰痛怏怏得示知意反不以悉王敦頓首

王洽

辱告洽白承問洽故爾劣冀以復叙還日不具王洽
再拜

洽白向感塞不成叙得告承問殊乏劣白不具王洽再
拜

王珉

十八日珉白以二書暫至未更近問懸情不適似可不
吾羸疾故爾憂深力書不具王珉敬問
得書至之吾亦缺
令欲出耳吾此月急遣廿四是王濟祖日欲必赴卿可
剋過明早吾當下解相待臨出亦遣報既至王家畢卿
可豫檄光公令作一頓美食可投其飯也王珉相報

王珣

二月四日珣頓首末冬衆感得七月書知問即日何如

能弊憂之劣不具王珣頓首白

王廙

廿四日廙白唯久白想適妙來行未面遲想得示知同云冀何生相見近及不多王廙白

七月十三日告籍之等近日遣王秋書不言月行復半念汝偏思不可堪居奈何奈何雨涼不差

嫂何如汝所患遂差未懸心不可言阿母蒙恩上下悉佳宜可行

廬如復斷要取未斷愁人宜復具白發與別罔罔不可言令遣使未北反書不足白復會日消息廣疏

郗鑒

郗愔

九月七日愔報比得章知弟漸佳至慶想令漸勝食進不新差難將適猶懸憂遣不具愔報

廿四日愔報比書想悉達日諒弟佳不及數字愔報

遠近何缺王右軍竟去不缺石首千一節

媞音氏又音啼江淮呼母也

庾翼

翮飛也音揭　吾哀勞何賴愛護時不足下頓氣力孰若別時

沈嘉

十二月十三日嘉頓首頓首歲有感懷深寒切想各平安僕勞弊遣不具沈嘉頓首

杜預

十一月十四日預頓首忽歲已終別久益兼其勞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說知消息申省次若言面親故數移轉想祖父白具云也祖父如足下來言大小云具絶汝親親也有信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也

王循

七月廿四日循跌頓首秋月感思深得近示為慰餘勢比復可不僕疾患故爾不平復頓勿力書不盡王循跌頓首

孔琳

日月深酷撫膺崩叫心肝分膽尋繹懊憹觸感隕絶孤
思悒悒自郡地最當奈何不孝奈何念痛悼難勝得去
月二示知君所患故耳不差甚有憂悒熱盛比復何似
想已轉佳眠食極勝也善將治之孤子並疾患歎具悒
悒脚中轉劇近明散未覺益懫頓何賴扶力迷甚不次
孤子孔琳奈何頓首

王僧虔

法帖釋文第四

王筠

沈約

今年約垂缺始得此缺沈約白十一月十六日

阮研

道增至得書深慰已熱卿何如吾甚勿勿始過嶠令便下水未因見卿為歎善自愛異日當至工京有因道增行所具少字不具阮研頓首

蕭確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蕭思話

一月三日思話白節近說言切足下復何如比何一涉道久當諸惡耶少首望近吾所患猶爾思話白

蕭子雲

蒼頡　夏禹　仲尼　史籀　李斯　程邈

宋儋　衛夫人

古法帖

兄子皆佳能數為也

隋朝帖

智果

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缺爽爽如有神力缺豈須文譜范懷約真書有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缺志其名缺

古法帖

既移屋近西墻微援裏地成大寬援裏起小三架如步廊政可一丈梁得使二家通出入作門闔也此屋之東故應作墻直步廊一壁太單空園中彌宜移三間屋故當不甚難重複粗盡圖如別耳

足下既有意適閒曠亦當惡暑耶遊矚疎數慰對告今少吾今年病垂耳始小差大小會使疾憯忽移日耳每每深望遠言慰尚賒慨然交過訣

望遠禮可以出宿餞行有詔具寮爰開祖
廿二日義之報近得書即日又得永興書甚慰想在道
可耳吾疾故漏沉滯憂悴解日面近不具義之報
四月二十三日義之頓首昨書不悉君可不腫劇憂之
力遣不具
義之頓首闊別稍久眷與時長寒嚴足下何如想清豫
耳披懷之暇復何致樂諸賢從就理當不疏吾之朽疾
日就羸頓加復風勞諸無意賴促膝未近東望慨然所

冀日月易得還期非遠耳深敬宜音問在數遇信忩遽
萬不一陳
旦極寒得示承夫人復小教不善得眠助反側想小爾
復進何藥念足下猶悚息卿可不吾昨暮復大吐小嗽
物便漏旦來可耳知足下念王羲之頓首
卿與虞休意書有所問足下旨為致誠答令旨意致來
勿忘此意自快今以資嚴知大小疾患念勞心
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樞至慈陰幽絶垂卅年永惟

想大小皆佳知賓猶伏爾耿耿想得夏節佳也念君勞心
賢姊大都轉差然以故有時嘔食不已至足言年衰疾久
亦非可倉卒大都轉差為慰以大近不復服散常將防
攣也此藥為益如君告
適太常司州鎮軍諸廿五六書皆佳司州以為平復此
慶慶可言餘親親皆佳大奴以還吳也冀或見之
司州供給寥落去無期也不果者公私之望無理或復
是福得大等書慰心今因書也野數言疏平安定太宰

可耳力數字王羲之頓首
定聽他母子哀此遂不還可令未也
適重熙書如此果爾乃甚可憂張平不立勢向江南者
不知諸侯何以當之熙表故未出不說說荀侯疾患想
當轉佳耳若熙自勉此一役當可言淺見實不見今時
兵任何處理
二謝在此近終日不同之此歎恨不得方面知知春後
問令人怛怛